

# 箋註蒙求校本

中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六八七	二	九	三

內閣文庫	
和書	一六八七
類	號
函	三
架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7
冊數	3 ( 2 )
函號	210 6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2007 TM: Kodak





佐二水玷標疏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中

淺草文庫

岡白駒箋註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元后傳云成帝

日封侯世謂之五侯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所議論皆見信用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

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

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

為鑿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

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過不相經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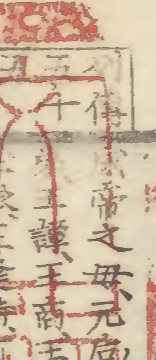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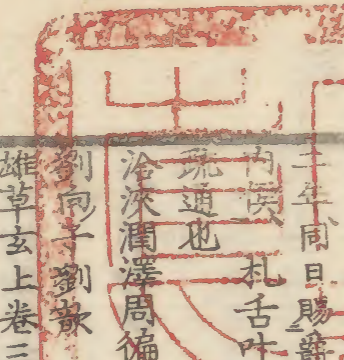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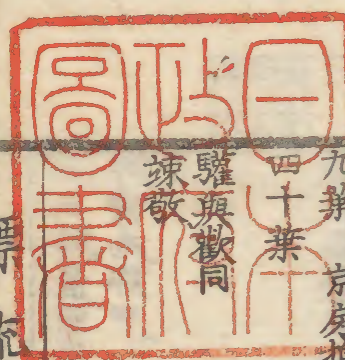
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申束仕至廣漢

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輝光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西

蒙求校本 卷之七

一

西



帝之母元后兄  
王莽王逢時有平  
二年同日賜爵關  
內侯札舌叶  
疏通也  
洽浹潤澤周備也  
劉向子劉歆揚  
雄草玄上卷三十  
九葉京房推律  
四十葉  
驩與歡同  
竦敬



分三輔置前後西  
郡護為郡尹

列傳  
六十

善也蕃諸之類  
交趾所生者大餘  
甚甘  
寫真圖特妙

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煮魚煎肉曰鯖。鯖與旺同煎和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

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

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厨積也糊題其前。寄桓玄。皆

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紹云

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

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矜自負也少年因相稱譽。以為

戲弄。初在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

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越絕也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

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列傳  
四十六

武陵王元帝子

怒本傳作怒是

隱逸  
傳

各府之召皆不就  
譙國屬吳郡  
士死叶

阮咸字仲容。仲容  
青雲上卷二十葉

列傳  
十九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伶人樂也晞怒。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述後竟不仕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靖潔也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愛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朝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儋石解見于揚雄草玄下與兄弟

標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卓大陵又山無石者 王衍風鑿上卷二十七葉 名士納錢於敦娶敦之女慕阮脩者求納錢於修嫁女而修不肯娶故不得為婚 洗馬箋註又詳于四十六葉 馬安四至條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言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入錢者皆一時慕之者。慕此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洗馬前驅官。避亂為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即釀熟也。鄰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首上如鉞者。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溫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以露睹父為客。

吳志 孫皓 傳注 亦載

文伯亦魯大夫。長而之。長上聲。死鼈。非可長。而曰使長。即恚忿之言。非以小易大之謂。文伯之母敬姜。敬姜猶績。下卷六十七葉。先子穆伯。吳錄。吳張勃撰。孫皓字元宗。諸生慕孟宗。德就締交。謂之致客。貧生不齋。應被故就孟宗共卧。同氣。同類。謂諸生先賢傳作者。見孫敬閉戶疏。

睹父魯大夫。客賓也。禮飲尊一人以為賓。羞鼈。小焉也。羞。進也。鼈。進也。相延。食鼈。進也。衆相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此睹父詞。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祭祀尊養尸。賓。鼈於何有。辭。責不擇大者。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文伯出。五曰。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吳錄。孟仁字恭武。新刻本作武。恭。誤也。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我母。鮮藏魚也。以鹽米。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吳縣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



列傳五十二

共王上寢疾共王  
母子常在左右上  
又數問尚書以景  
帝時立膠東王故  
事故皇后太子皆  
憂孟康曰以青  
蒲為席服虔曰以  
青緣蒲席曰皇  
太子曰定陶王是  
名號也百姓皆知  
適長既立為太子  
無離畔之心故曰  
繫動搖謂廢太  
子議指問尚書事  
劉曰臣子宜屬  
下句玷按本傳愛  
幸上有雅素二字  
愛幸下今者二字  
宜從劉說宣帝  
愛孺孫欲傳天下

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  
至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  
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  
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  
有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應劭云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  
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通讀曰嫡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  
下莫不歸心臣子訛為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  
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  
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  
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

列傳十七

詳者當言而言不  
隱諱回護也扶  
風三輔之一至於  
京兆馮翊以湛為  
儀表表者測景之  
木陳其失而諫  
后郭昌女建武  
二年立為皇后後  
寵稍衰十七年遂  
廢大夫下畧文  
大司徒戴涉被  
誅帝強起湛以代  
之湛至朝堂遺失  
履便因自陳疾篤  
不能復仕

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  
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後漢書注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在鄉黨詳  
言正色也詳審三輔以為儀表注儀法也人或謂湛為偽詐  
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  
有惰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  
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  
也標表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丁當也居喪曰憂每號  
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列傳六十

介特立也



銓亦衡也亦量也  
莊子銓才註銓量  
人物吏部量人材  
而任用故名銓衡  
之職 筋直據反  
與著同  
讀謂貪貨財污潔  
操 懷千金之欲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筋為之  
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吏部任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  
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居清顯廣州珍異所出前  
後刺史多贖貨贖八握持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章印綬

太祖曹操破袁譚  
於南皮詳上卷三  
十葉毛珣公万疏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以社日立春  
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  
鄉人祀之為五穀之神其名曰社  
來歲鄰里社脩感念  
母哀甚鄉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  
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

溫嶠字大真大真  
王臺十五葉都鑿  
吐哺下卷六十四  
葉輔之字彥國彥  
國吐屑十四葉阮  
孚蠟屨四十八葉

人所不欲忍能施  
已所不欲受能容

魏都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顏縱類雜好  
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東晉名士  
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宏大也言思量宏大伯長郝鑿為  
方伯正也方方胡毋輔之為達伯達不拘卞壺為裁伯裁裁度  
蔡謨為朗伯朗明也阮孚為誕伯誕放劉綏為委伯委委曲也  
充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備古俊字通作雋左傳  
羊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充州  
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為穀伯  
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菜伯菜粗散騎郎張嶷以狡妄



為猶伯狡猶皆而聘以狼戾為瑣伯狼不聽從也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群蹙容

華嶠譜序曰文帝受禪魏文帝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徒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

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悅者何也初文帝即王位群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

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群有蹙容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群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

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

臚卿紀紀子司空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鴻臚卿也卿慙長

長大丘長也言羣不蹙或作蹙及紀紀不及寔也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亮明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

眾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

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復音福漢法免租賦科役曰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

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

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稱太守縣令皆曰明府

陳泰挂壁下卷六十五葉

疎亦通也謂不拘帶徭役也課稅也

列傳十一

票

方正

陳寔既出荀陳德星注又陳寔遺盜下卷八葉宗人謂宗族

啟既出管寧割席注司徒官名爵者位階

謂宗族

謂宗族

謂宗族

謂宗族

謂宗族

謂宗族



艦四方施板以禦矢者

順江水之流

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艦也。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櫓。檣也。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吳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吳寶鼎三年二月，丁固為司徒，正十八歲矣。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鄧艾見下 輦輿 同字 太初日月 上卷三十四葉

研精義理不守章句 明德即馬后 出十一葉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會厚待之，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諸葛誕字公休，會既構鄧艾，附會以成之。因謂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是情好相讓，會所憚。惟艾就檻車徵，故謂維等其情。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後漢書注：從姪，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

票流

後漢書注

卷之中

一



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  
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晷温嶠見之曰此兒  
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彞以嶠所賞

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必顯達矣將  
避名易吾姓也

温豪爽有風采風格姿貌甚偉面有七星七星黑子作  
七星文少與

劉惔善惔嘗曰温眼如紫石稜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  
瑩徹隨大小皆五稜鬚

作蜩毛磔蜩似鼠毛有  
刺磔張開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

列傳 六十

温嶠出十四葉  
劉惔字真長真長  
望月下卷四十五  
葉

爽清快也

孫權字仲謀晉宣  
狼顧上卷十九葉  
南康猶憐同四十  
一葉

卷二 十

滅賊詳說本作滅  
賦誤魏謂吳蜀為  
賊 資訓助

資食之資謂財用

建議之建

揚震上卷再出

列傳 四十 附 揚震 傳

主簿之類總稱好  
曹有東西曹見上  
卷二十九葉毛玠  
公方箋

外曹之事 記數

畜穀為滅賊資資所取  
給也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

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

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後  
主

禪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構成讒  
事也

楊修捷對 羅方默記

後漢楊修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

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

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曹治  
事局脩獨曰夫雞肋

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廻師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



通為順次 因有  
過失之事殺之  
漢安二年上盧曹  
肝溺水孝女曹娥  
年十四號慕自投  
江死抱父屍浮元  
嘉元年度尚改葬  
立碑使淳子禮作  
文碑背八字蔡邕  
稱子禮文所題也  
欲乞食世說作往  
乞餘食 宣武桓  
温 按祭也驗也  
果果樹木雜木

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  
之知狀廉察問也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  
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壻白操不解問脩曰卿  
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  
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  
孫女子女子好字壻白受辛壻擣辛物為之受辛辭字操曰一如  
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忤容  
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  
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長歌行短歌行皆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但當及時為

本經

列傳

漢武定郊祀之禮  
立樂府 文選註  
慨嘆歎也 名義  
考云儀狄女名  
以言語為信人自  
敦朴以書契為證  
心乃生詐 弃耕  
作之業去本也務  
高賈之事趨末也  
其里有榜樹故  
為號 崔浩云滑  
盤酒器言出口成  
章不竭若滑盤之  
吐酒一說猶俳諧

也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  
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  
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  
務錐刀之利錐刀之末利言小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  
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  
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鄉誕云滑稽也替同也辯捷之言能亂同  
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疾卒塋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宮夾我墓至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



鄙里叶

先便眠叶 字晉 事意記叶

東觀亦曰蓬觀後漢時圖書在此觀

叔孫制禮上卷二十三葉 科斗蝦蟇之子古以漆書簡故頭圓大而尾細尖似科斗形爵爵幽埋也爵日室叶 三千年前設滕公之棺天之

標

言家林

卷之卅

九

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擄里任鄙秦力士也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便肥滿貌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

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經書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蹶踏也以足

跑地久之地獸前足踏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

得石椁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

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

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

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

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蜀楚之交山有兩岸連山無斷處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

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見之久果使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

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隨

也欲將欲隨不隨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

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恥醜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洽產業常艾薪

樵樵柴也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

所為 奉車為沛公御車也按史記

嬰自初為僕御車五有功五進爵轉為滕公註徐廣曰

滕令也公字泛稱耳沛公立為帝封汝陰侯事景帝呂

后文帝常為太僕巴峽巫峽黃牛峽我隨果叶

婚義云父親醮守而命之迎注酌而無酬酢曰醮

標

卷之卅

九



本傳相隨下云數  
止買臣母歌嘔道  
中買臣愈益疾歌  
妻羞之

戴衣食具曰重車  
邑子猶邑人

富貴二句本項羽  
語

望字義見上卷三  
葉 後漢百官志  
云武帝置中都官  
獄二十六所世祖  
中興皆省唯廷尉  
及洛陽有詔獄  
詰訓和合優 諧  
妻齋叶泥亦叶

列傳  
九十

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曰  
久師古云女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  
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  
重車師古云買臣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  
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  
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  
之妻自經死羞醜自縊再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與亦悉召  
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  
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

皇后  
紀第  
十

三老老人知天地  
人事者五更知五  
行更代之事者鄭  
玄曰三老五更各  
一人皆更事致社  
者天子以父兄養  
之示孝弟於天下  
後漢書註引漢  
官儀 杜詩註云  
南海有虫無骨名  
曰泥在水則活失  
水則如泥然玷按  
虫以如泥然名泥  
則醉如泥之泥不  
必假虫而比 伏  
波標柱上卷七葉  
明帝后謚德  
幹枝葉所附而立  
故能堪事謂之幹  
選入太子宮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  
送詔獄謝罪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當世疑其  
詭激過直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讚偶作太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  
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醉  
馬后太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  
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  
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  
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  
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帝無  
子命令養 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



天至天然至溼  
間離隙 秋取秋  
成之義 皇太后  
顯宗母陰皇后  
闈宮中小門 董  
生下帷二十葉其  
書聞舉玉杯竹林  
蕃露清明等

二十七傳

對謂夫 楊毛布  
賤者之服 師古  
曰綺公細綾縞縉  
之精白者 詳說  
云本傳無荆釵字  
韻瑞活法等皆言  
布衣荆釵操作而  
前言用荆釵為釵

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後漢書注。纖介猶微細也。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居宮也。請立。皇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周官。周禮也。常衣大練。注。大練。大帛也。謂厚縵。大帛。裙不加緣。注。裙。下裳也。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應待妻請罪。鴻曰。吾欲衰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髻。東髮如推頭。著布衣。操作而前。操。炊。汲具。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鄰人之人當作之

毛公詩傳曰。小雅。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

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

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蒸。薪之細者。縮。自以

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雖執燭不可。魯

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

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

六十不間居。六。十。据婦人言。間。廁也。居。問。雜居也。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

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

稱亂。嫗。或作煦。以氣曰煦。以體曰嫗。不逮。門名。逮。一作逮。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

者。未有似於是也。

正義云。初執燭。次燃薪。新蓋乃抽取屋草

間居一作同居

柳下直道上卷六十二葉

於是家語作魯人



冷堂叶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弘封侯租米地之入奉與俸通秩祿也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馮翊桓梁等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後漢書注及猶繼也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云濯讀曰擢濯船能持擢即船也刺船之即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覺而之

師古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即著黃帽

本傳云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評林云通何者而責以薦達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

徵遮也

漸臺師古云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以夢中陰目求師古云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師古云每賜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嗽亦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齧癰齧師古云齧齧也齧出其膿與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絲是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徵外鑄錢犯禁出曰盜出師古云徵猶塞也徵謂之塞西南謂之徵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寄死人家

後漢郭况真定豪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



輻聚共轂故謂聚會為輻湊

親之曰恩尊之曰禮

群從兄弟

東觀漢記漢劉珍劉駒等撰

列傳六十

列傳十六

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太尹王莽改太尹為太尹政理有能

更始事見四十五葉劉玄刮席注

列傳十四 孟子附

列傳十九

晏嬰脫粟上卷三十二葉 禮器云束帛加璧尊德也 鄒衍降霜上卷三十一葉 衍之所作十餘萬言闕大不經爽脩飾之若彫鏤龍文其文雖具備難施於實用

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兩日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炙輶徐廣云鄒衍之術迂大言天事故曰雕龍炙輶劉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輶也衍真謂二騶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

票流

卷之四

卷之四

一曰



母音無任達放  
縱澄敦衍前後  
數見庚數隨憤下  
卷二十葉

四間為族邦舉遠  
族舉近  
秦氏曰婚禮侍兒  
以紗扇蔽新婦微  
扇曰披扇無侍兒  
者乃自披扇玷按  
無侍兒則有物挾  
扇故以手披之秦  
氏又曰桓温婦斥  
其夫為老奴猶可

怒此是新婦老奴  
其夫恐記者之詞  
劉琨字越石愨  
帝建康二年嶠為  
劉琨假前鋒討聰  
聰曰奴之後其先  
以冀甥舅姓劉父  
淵因亂起兵于左  
國城建國號曰漢  
淵死聰弒兄和嗣  
業  
嶠楷見上卷王  
食洪範字  
呂氏春秋秦呂不  
韋撰  
二人共孔子弟子

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庚敷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  
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  
誠為後進領袖也見領袖解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太真王臺 武子金將

晉書温嶠字太真太原祈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  
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邦族邦國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  
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從姑父之從父姓經亂離  
散唯有一女劉氏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有自婚意答曰  
佳婚難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  
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婿  
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  
紗扇撫手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風采姿貌氣  
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  
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  
免官坐事免官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  
甚貴濟買地為馬埒馬埒謂于外築短垣繞之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  
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不寧居於家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漢應劭撰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雷義再出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

承塵。黃既見張氏

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承塵。施於上。後葺理屋宇。乃得

銅鈞注

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

令。

逢萌桂冠

胡昭投簪

列傳七十

長安東都城北頭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宇名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後漢書注。三綱。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卷十

曹操為漢丞相

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尾盜。盆也。哭於市曰。新

乎新乎。注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

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相。頗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

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

出仕也。免平雅尚。雅尚。平素。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

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居士。道藝。處士之稱。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潁川。綠。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羊祜識環下

會。平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鞞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

列傳七十

卷二十九葉

是也。箋以定轉陸

葉令

一六



常自下脫縣字自  
縣詣臺也

葉縣廳堂前

西土棺自古至今  
清朝皆固棺不與  
本朝坐棺同故曰

寢其中

劑者藥品合和之  
名

全上

本

金言蒙

卷之四

十六

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  
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羅鳥也但得  
一雙鳧焉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  
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塋於城東百姓為立廟號葉君  
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善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  
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  
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  
酒服麻沸散水許傳所謂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  
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  
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  
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初他就曹操求還取方竟殺之大操

骨節屈伸之機關  
為穴名者非魯

頌曰永錫難老  
易曰田有禽前驅

失三禽皆謂獸  
利蹠足謂善走

怡猶快 傷寒論  
有温粉粉之語註

家或以為米粉或  
以為天瓜粉其說  
紛紛

史籀篇

書史籀所著故名  
史籀篇

怒使疾人察之知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能生  
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鸕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  
顧身不動而廻顧也 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猴五曰  
鳥亦除病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  
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  
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  
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  
省易之趣趣向施之於徒隸也所以名

票 流

史籀大篆

卷之四

十六



六列傳

五列傳  
附五王  
洪傳

四列傳  
四十四

古者軍行有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治所為衙府杜

或作邦 說文秦焚先典廢古文用八體 小篆李斯

去大篆二分取八今故亦曰八刻

符傳券所用蟲書蟲鳥之形施於幡信署書門題所用

父書銘於戈戟衛瓘見上卷十六葉及三十葉

王湛王濟叔父濟叔不癡六十五葉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也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

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今之真書行書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父書八曰隸書恒

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瓘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執法者惟按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

夜犯

寧越事見呂氏春秋 鎮東將軍之幕府 導珍顯亮前後互見 武帝征和元年巫蠱起女巫往來官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埋木人祭之武帝夢木人數千來繫驚悟遂病江充

因為姦掘後宮及太子官得木人尤多太子不能自明捕究斬之發兵與丞相軍戰敗自縊死初衛后生子子號衛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納王夫人生皇曾孫詢是為

行 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此甯越苦耕稼曰何為可免

年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年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

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 齋祠先令道路清淨 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也課試功曰最下 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

票流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以下皆遇害。帝繼繼下獄，不知巫蠱故曰坐衛太子事。囚上計有罪者之獄，此時巫蠱連累收繫者衆。故曾孫寄在此獄。本傳云：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孫在，他人亡，寧死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帝亦悟曰：天使之也。按衛太子死後，帝知其無罪，族江充，故開吉言感悟，遭遇。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巫師為蠱，祝詛人術，詳于漢書。師古云：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時獄繁，故曾孫繫。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天以命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入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襄帷。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

列傳二十

謂升大位，惟裝亦名童。童上有益四傍，垂下以爲飾。

中平元年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桂天將軍。民離散，則田宅荒蕪，蠲復共訓除晚反飯叶。

建武光武帝年號，故事國家舊典。

明卿廷平叶。

票流

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車塞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趾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乃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於事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爲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後漢書注：三公服，袞冕，卷龍衣也。黼黻，裳文也。黼，文若斧。

列傳十六 燕茂 傳附

後漢書注

卷之中

一七



轎亦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

形蔽文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旒冕  
前後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  
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華陽國志曰明帝賜三公服救行部去轎帷露冕使百姓見之  
此彰有德所謂露冕蓋本諸行部去轎帷露冕使百姓見之  
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

寵與傳昭儀等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佚佚與出同出園

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

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

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

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

外戚傳上

虎園畜獸之園也

外戚傳下

飛燕體輕五十九葉  
挾媚道謂挾求媚之道於心中也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云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今有班婕妤後趙  
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者  
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  
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云祝詛主上是不臣也  
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閱之賜黃金  
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  
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  
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列傳三十九



列傳 六十

久次言新學者但就舊弟子受業

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公車解見前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師古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云南門禁舉火及開北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師古云希與通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以相膠西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公孫弘為相漢相東閣下卷三十一葉

卷九

列傳 六十 三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本傳隆儒下有矣字一截百家一截推推尊也推明抑黜二句屬朝廷不屬對冊文

湯餅煮麵也又預之曾孫成帝后蓋恭義之羹玠已出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傅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曹操女為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梁長均撰  
納中櫛箱

寶令間脫曰字

哀帝平帝

楊震關西上卷二葉乘去三惑同六

十二葉賜彪蒙求中不載彪子修楊修捷對見前

石虎石勒從子勒見上卷二十八葉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鳩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三事三公也四枚象四世寶哀帝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列傳一五

辨通傳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在父母家號宿瘤女宿瘤疾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命也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心也予之不忘中心謂何不

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隨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刻新

標流

齊莊公女

卷之中

三十一



仁智傳

閔王弒于襄王立  
又有破環之后可  
謂嗣徽音矣閔王  
遇弒事詳上卷四  
十六葉

中心言守也謂猶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  
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  
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  
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  
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官室填池澤損  
膳減樂後官不得重采重采不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  
之侵三晉趙韓魏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  
王逃亡而弒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  
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  
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

列傳  
四十  
三

有河之經流則支  
流所潤九里九里  
之外漸如所及又  
三百步

韋賢前或免職或  
罷官或遇誅

簾器受三四斗  
蓋漁具 簾經叶

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  
倩吾兄行追之暫雇使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晉言  
客鄰女雖非吾事終與吾也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漸如水浸不濕之地也河  
潤漸如喻魯國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  
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  
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簾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  
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  
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  
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簾簾箱不如一經玄成相



列傳四十

其心守正其容無儀

太后昭帝后公金印紫綬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青紫謂印綬之色紫為公服始子北魏及隋師古失考周顛所謂取金印如斗大意略同馬端臨據此亦謂隋前服紫非子雲紆青拖紫別有說咸見上卷二十葉廢頌謂不得薦達

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若師古云

疏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

地芥師古云青紫卿大夫之服地芥草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或

任達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鄉論曰清議評為犯禮廢頌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個儻不羈個儻不羈解見

三

資貨也產田產也

不知計之所出變衰服着吉服布帽喪帽博徒謂博為衰彥道蓋當時隱語一說不能作彥道之妙手段擲地世說作擲對人世說云陳郡袁耽俊邁多能標題本諸此

于王珣短簿郤說一枝下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

尚有負進賭博之財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在艱居喪也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

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

投馬絕叫馬局上所以進止者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眾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云窖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絕不飲

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云羝牡羊也生子曰乳武

列傳四十

旃龜同窖中所坐毛席

標疏

卷之中

二五

二五



師古曰然不當產乳若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今按散文不必拘此壯故下文曰牧羊本傳云常惠請守者得夜見漢使云云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

列傳二十附與鄭六傳

未央宮中麒麟閣所圖十一人詳于上卷二十七葉充國自贊疏永平明帝年號

拔刀示自殺誓不拜

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之常惠武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百畝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

單于服禮表

持大漢節對禮表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土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與甬同量也按考工記甬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容六斗四升其鑿一寸容四升其耳三寸容一升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傭人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



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  
 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縑三百匹放汝夫妻乃  
 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  
 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  
 而去搜神記云織女生一子曰仲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於趙  
 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索隱云新垣欲令趙尊秦昭  
 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魏都大梁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索隱云紹介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  
 之王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

三二列傳十

平原君詳于六十  
 葉趙勝謝覽注  
 本傳云平原君曰  
 勝請為紹介而見  
 之於先生子光省  
 父誤存請字求  
 賞賜於平原君

越世家

鮑焦見莊子焦死  
 激世趨利者非為  
 一身仲連留趙不  
 去亦非為一身

索隱云鴟夷威酒  
 章囊也用之則多  
 所容納不用則可  
 卷而懷之

標珠

雙註蒙求

卷之中

三十五

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云鮑焦周  
 潔而守操捨稼充食不履其地天予不友諸侯于貢遇之謂  
 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  
 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遂抱木立死從頌眾人不知則為  
 與從容同為不能寬容而死此言非也  
 一身不知焦之意耶居濁世非為一身彼秦弃禮義上首功  
 之國也索隱云秦法以戰勝斬首多為上功每權使其士  
 虜使其民索隱云以權詐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  
 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  
 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戮與勳通與勾踐深謀  
 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誓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  
 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



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義云：間行，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溫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孫敬到洛陽，在大學左右，得一小屋。魏文帝立大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學於洛陽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小簡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吏。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

孫敬再出

列傳  
一二十

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縣名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没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掠奪也步走，擔其兒及妻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息子曰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身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所弃子追及於父母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弃已子存，弟子見其義焉，及則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甥子曰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

列傳  
六十

票虎

笑話蒙求校本

卷之中

三十一



是亦韻語

見 趙康山濤王戎數

裴頠談藪六十二

成都王穎鎮鄴討 趙王倫恃功驕奢 舉兵反進入京師 既而還鄴東海王 越秦帝征穎乘輿 敗績

抄

多言家亦不

卷之四

二七

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天不仁無後

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康為鍾會誅謂紹曰巨

源在巨源山濤字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

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也稠人多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群昂昂高舉貌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

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馳詣行

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

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

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此言不

鳴蟻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

趙王倫孫秀事詳 于下卷二十七葉 趙倫癯怪注

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

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蘊蓄也羅縠輕紗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

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色貌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詐語崇正宴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致死於君前晉書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東市殺罪

所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寡孀司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師古云挑

擊之以挑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美師古云都閑文君竊

崇

卷之四

二八



賁他得切從人求物也

諸公父行也更迭也

依憑倚也 相如本末詳于下卷二葉相如題柱注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師古云悅其音恐不得當也當謂對  
 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云但無資  
 產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相如字第俱如臨  
 邛師古云邛第但云也從昆弟假真猶足以為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  
 買酒舍令文君當壚師古云壚所居酒處相如自著犢  
 鼻褌犢鼻褌解見于仲容青雲下與庸保雜作謂賃作者滌器於市  
 中器也王孫恥之杜門不出杜塞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云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  
 於長卿長卿故倦游文類云倦疲也言疲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  
 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為富  
 人父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師古云主天侍武帝帝讀子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紀殷本

王義曰不待禮曰  
 午鼎俎刀俎之  
 俎謂楹板齊所業  
 曰負孟子云負禾  
 耜自楚之滕滋  
 味謂鹽梅調和之  
 道  
 三齊略記作者未  
 聞 斫爛禪斫半  
 且叶 南山白石  
 比齊桓威望強威  
 禪字輕叶韻耳言  
 已不遭明主不得  
 衣食終身服殘役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以為即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干求也乃為有莘氏媵臣注湯娶有  
 莘氏從嫁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臣曰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五反使言素王及九  
 主之事索隱云素王太古質素之王湯舉任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山斫白石爛斫山石貌或作爛明也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斫斫也從昏飯牛薄夜半薄止長夜曼曼何時旦曼  
 也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趙壹坎壈 顏驕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後漢書注魁望  
 梧壯大之貌望

列傳五十七

票統

後漢書

卷之五

三十一



倨傲不遜

本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裁

漢武故事班固撰

抄

受言蒙才抄

卷之中

二十九

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稱其恩德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受上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注食其初見高祖長揖高祖延之上坐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知非常人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風儀文采也後州郡爭致禮命禮聘十辟公府並不就家終於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屯蹇不得志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郎麻署也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即為之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蹇所謂

持田器者雖在盜中為良民不問

二千石郡守之秩

本傳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

票

卷之中

卷之中

三十

也蹇剝蹇艱剝落之謂是以三葉不遇也三葉三世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禽通擒上選能治者以遂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鉏鉤田器也持兵者迺為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云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尉與通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上商賈末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議曹以諸生有文學者為之



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云云引遂引王生也非引見之引以王生為水衡丞

筋厲以馴習儀容而後遣京師至郡守刺史非當時事約後來言之耳昭帝紀連更賦註古者正卒無常入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更卒

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之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云辟讀曰僻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師古云飭與敷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師古云郡中高職也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云學官也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師古云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云不役也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

入孝悌力田科者與凡民異級

上卷晏嬰脫粟徐注引晏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箋不從之引索隱僻說不知何謂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云益多也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師古云閭閻內中小門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云繇讀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索隱云平謚仲字嬰名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蓋擁挾抱也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揚揚自得貌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



列傳三十  
七朱雲傳  
載之

詳說本大夫下有  
其妻為命婦五字  
儒林傳梁丘賀從  
京房受易

朱雲折檻下卷五  
葉

嶽角叶 朱雲為  
博士

列傳四十  
之八附

朱博烏集二卷十  
三葉

列傳四十

蕭在位則使朱結  
印綬朱在位則使  
蕭結印綬故謂相  
薦莖

卷七

司馬稱好上卷五  
十三葉 統弱冠  
往見徽徵採桑於  
樹上坐統在樹下  
共語自晝至夜徽  
甚異之有南州冠  
冕之語

與亮並為軍師中  
郎將

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五鹿複姓名充宗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

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

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師古云言藉尊貴之權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云齋衣下之裳抗

首而請師古云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云君刺也距也

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云嶽嶽角長貌遂為博

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朱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

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

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綬也印綬也言其相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

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者

且入言其取舍同也師古云取進趣也舍止息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

行著聞任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言無知者司馬

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

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謂縣令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刺中治事主眾曹文

傳東故謂之別駕驥千里馬也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

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票統

卷之中

三十一

三十一



農事畢 本傳告  
元不孝覽驚曰吾  
近日過舍廬落整  
頓耕耘以時此非  
惡人當是教化未  
及至耳母守寡養  
孤苦身投老奈何  
肆念於一朝欲致  
字以不義乎母聞  
感泣涕泣而去  
庭生十

鸞鳳仁鳥也以為  
鷹鷂之極威而畏  
民不若鸞鳳之  
仁愛而化之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生  
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剽輕疾  
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詰  
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  
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  
我庭化我鳩臬哺所生後漢書注鳴鵲時考城令王煥政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  
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  
鳥雀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煥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  
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注煥縣令也以奉資勉入大學見傳  
資為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盧

韓信升壇

亮再出  
嗣子後主劉禪

先主崩後上疏於  
後主

當世之事謂也新  
野時上疏文止此

對渭南事詳下卷  
三十葉亮遺巾帽  
注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  
十倍曹丕帝文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  
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畧曰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  
以水牛流馬運糧常與管通水牛流馬皆載多行必不  
覽據武功五丈原武功縣名與司馬宣王仲達對於渭南相持百  
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  
木牛流馬連弩以鐵為矢長八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詳于咸得其要云

票流

後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三十一



蕭何定律上卷十二葉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云無善行可推舉選也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以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凶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何歸上罵曰諸將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哀柏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管陵人管陵縣少立操尚有所守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且夕常至墓

列傳五十八

箋至此始註郡縣何意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為諸葛恪所敗東關之役是

也昭問曰近日之事誰仕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斬之昭即晉文帝都洛陽當城陽郡直西

按韓詩外傳載之

寒單叶

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哀作褒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新曰綿故曰絮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靴引與制馬也父責之損不白理不說也父察知之欲遣後母遺逐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也衣單也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標梳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三十一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

舊注所引乃初學記所引也不可謂今本無之製字避造紙之造耳

列傳六十八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書玄龜負圖出周公接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曲禮所載皆七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各國而秦獨得其名筆恬更為之損益耳損益其制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將始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宦者給事官掖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

令後漢百官志云掌上手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

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

為紙縑貴而簡重縑值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造始也無

意始作故用樹膚麻頭麻本不及敝布魚網以為紙造於前以

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倫封侯

卷四立節

說苑漢劉向著儀禮注者謂充之以絮也田方備傲下卷八葉

列傳十

富給者好賙奢多不恭儉

更始元年令劉秀北渡河鎮慰州郡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表一本作裏緼泉著二旬

九食十日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

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

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弃物於

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

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

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衣也夫人裳不

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

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存也其

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



木政

言蒙木本

卷之中

三十五

世家第三

列傳第五十下

王粲字仲宣仲宣獨步六十二葉又下卷二十四葉

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食在口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注圉縣故城在陳留縣東南少博學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

將獻帝西遷遷都於長安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履也倒屣言遽也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

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

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公所以稱王孫也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

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

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則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

色置甲煎粉沉香汁甲煎香名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

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群婢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嘗荒恣於色荒也迷也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

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不留一人題云時人

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

妓瞻使妓歌舞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作色世說注顛

列傳第六十八

州長謂之牧蓋字養之義

石崇前後數見

一說當作甲煎汁沈香粉

見世說任誕注

此當載紀瞻放妓妾事今不可考

票流

世說卷之五

卷之五

三十一



原免也

於衆中欲通其妾顏無怍色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

軍與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

帝委縱官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數曰穢惡滿朝不

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也漢安初遣

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徇行風俗皆耆儒

知名多歷顯位以下八使皆為顯官同唯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狸當路居要地也豺狼當路言姦臣秉政也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

列傳四十傳

列傳四十傳

課謂設科條責其功

委政宦官縱其所為

梁冀跋扈上卷五

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

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字彥深謂曰卿欲

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遺忘也好戴曲笠有意於

也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跡

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跡愚亦甚矣將不畏影者將修身守貞者也既身修貞固

則影亦處陰靜也無上之域至此當無好惡矣但將不

畏影者未能忘懷所以戴曲蓋也吾

將修身守貞者也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

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嗣祖父封

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

邀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

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族父之子相

康樂縣名祖玄父瑗之封

康樂縣名祖玄父瑗之封



謂為族昆弟登  
池上樓詩云初景  
華緒風新陽政故  
陰池塘生春草園  
柳變鳴禽

列傳  
五十

郭泰再出 獎頌  
其美順訓通用  
褒大也 巾以葛  
為之居士野人所  
服 范滂及黨事  
起見下卷五十二  
葉 雖好隱道不  
與親戚隔離雖守  
貞固不與流俗乖  
異

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  
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陔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履  
山則去其前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  
下山去其後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  
詩書皆兼獨絕絕超越也善詩善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  
帝稱為二寶與詩文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  
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  
墊與執通傾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  
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戚貞不絕俗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人倫解見  
且而不為危言叢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

列傳  
二十

邕植並見前  
慈德仲德之謬字

上官氏名斬尚  
議之曰王令平造  
憲令每一令出平  
伐其功曰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

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閑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  
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  
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褒浮實唯郭有道無愧  
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正義云屈景昭皆楚之同族為懷王左徒博  
聞強志志與誌通記也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習也辭令文章辭命也王甚任  
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害忌因讒之王  
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  
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秦留之竟長子頃  
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令尹楚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  
王指人短王怒而遷之遷于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揚波足語耳無深  
 義彼揚則我亦揚  
 彼不揚則我亦不  
 揚 醜以冰骨糟  
 之名薄酒也波連  
 眉切與移醜為叶  
 楚辭註汶汶玷  
 辱也  
 賈誼忌賜上卷十  
 五葉

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云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  
 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見野漁父曰夫聖  
 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  
 揚其波與沈也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醢鋪糟啜醢且  
 食其祿也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清潔受  
 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昏暗也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皓潔白乃作懷沙之賦  
 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江名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勅掃門

潘岳望塵

高五傳

列傳二十

曹參趣裝上卷三  
 十一葉  
 岳湛連壁上卷十  
 六葉 惠帝納才  
 人謝玖生慈懷太  
 子適又納賈克女  
 南風為后賈后以  
 妬忌欲廢太子岳  
 誼事賈氏故為構  
 之文六十六葉南  
 風擲孕注併見  
 魏明帝子齊王芳  
 即位改元正始九  
 年改嘉平歷十七  
 年魏止晉武帝即  
 位改泰始又歷十  
 六年吳以改太康  
 歷史綱鑑以太康  
 為限斷 孫秀趙  
 王倫見前

前漢魏勅必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親近左舍人怪之因特令閤者  
 而問之閤者守門者勅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予為掃於是舍  
 人見勅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  
 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  
 友岳為其首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摯虞  
 周恢索秀陳珍郭彰許猛劉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傅會譚  
 納劉興劉琨號二十四友  
 及晉書限斷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  
 依違未決賈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  
 小史給岳于岳而狡黠自喜與何晏性自喜之自喜同岳惡其為人數  
 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

票流

賈誼忌賜上卷十

卷之中

三十一



韓壽竊香下卷九  
葉郭槐自屈上卷  
四十一葉

想當每年立卦非

以乾初九定為元

日預言其日風

雨寒温以為占驗

各卦主時謂震

主春離主夏兌主

秋坎主冬五鹿

於秋出不欲

難元帝左右淮

陽憲王元帝親弟

其舅張博從房受

等以女妻房令憲

王上書求入朝得

佐助房石顯伺具

知之故曰註誤諸

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謚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子時賈  
后淫虐謚干預國事權侷人主

### 京房推律

###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  
得我道以一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  
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文主  
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用以用震離兌坎者  
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  
其占法各以其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  
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  
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  
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  
註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觀性以歷觀情以律互文猶云觀性情以律歷也歷者謂甲子日已  
丑日之類及一日中十二時律者謂十二方位參之以觀主客之性

參五行見性圖



參六合知情圖



方下為咸陰北西方上為咸陽南東

晉灼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  
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



本正 言夢 卷之四 三十九

之按觀性之說本傳不詳其觀情之說曰辰為客時為主人假令辰一日一夜為辰未是屬客也戌時丑時客來戌方丑方公正辰方未方姦邪時屬主人則主人正而客邪倘戌日丑日辰時未時客來之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略孟康曰水觸物而潤多所好多好則無厭故為貪狼木怒生以陰氣害土故為陰賊火性猛惡其氣嚴整故為廉貞金喜以利及加於萬物利及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火性窮無所私金性窮方剛故曰公正

胡纘宗曰觀性以情觀心以性此心所以統性情也迺若以歷與律觀性情者得非漢儒之臆說乎茅坤曰此文不可解按先儒之言如此不費強解可也

同上

本傳云上方辰未主之下方戌丑主之南北之註回通

第十

渠大也 命名也脫名籍而逃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鄉正雖愚為用若懷邪智益為害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辰為客時為主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北方之情好也極行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南方之情惡也雖惡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以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

渠大也

命名也脫名籍而逃

渠大也

渠大也



本傳部作都

孟德曹操字張

遼止帝上卷五十

五葉族子從兄

弟之子

第六十

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各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級斬首以級數之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陸遜字伯玄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軾之。軾伏也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

脩務訓篇

賢明篇

人取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使干木之已為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鎰二十兩也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言有業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高士傳晉皇甫謐撰



列傳第四

杜預建橋上卷五  
十葉建橋亦立功  
之一事 晉武謀  
滅吳杜預出江陵  
王濟下巴蜀吳將  
懼曰北來諸軍飛  
渡江也預分兵與  
濟合攻武昌降之  
直指建業吳主皓  
面縛出降

王濟既出和嶠兄  
上卷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諸第世統註謂之  
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  
撰女記讚其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  
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  
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  
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又愛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  
癖癖嗜好嶠有財癖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  
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  
為後世名好名稱于後世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  
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

列傳第五 附之

衛恒見十七葉史  
籀大篆注箋至此  
又註字無謂 篇  
猶字 穢殺字畫  
甚平穩無佻僻之  
態而其肉微瘦  
徒事筆勢則結構  
不精自沈于佻僻  
者熟布帛曰練  
一說草書比楷書  
却難故急遽之時  
必書楷不服書草  
章詭字仲將魏

列傳第七

明帝使登梯題殿  
榜既下頭巽皓然  
王莽末光武與  
兄劉縯起兵諸將  
立劉玄為帝號漢  
兵光武屬之為司  
隸校尉劉玄事見

為陵谷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晉衛恒章  
帝時後漢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  
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殺去聲謂崔氏甚得筆勢而  
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楷式也號忽忽不  
暇草書寸紙不見遺忽忽急遽也言雖急遽之際所世尤  
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父城縣好讀書通左氏春  
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  
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王昌一名郎光武



四十五葉 王莽  
時長安有自稱成  
帝子者與者莽殺  
之邯鄲卜者王郎  
緣是詐稱真子與  
百姓信之趙以北  
警應光武至薊會  
王子接起兵薊中  
應王郎故南馳遂  
拔邯鄲斬王郎  
渡滹沱河而至南  
宮因渡滹沱河一  
句當在俱解下據  
下光武語而誤耳  
光武想往時而言  
不必屑屑於地理  
狼狽飢寒之時  
受豆粥麥飯厚意  
本傳其先齊諸  
田徙長陵 衛太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萋亭天寒衆飢疲異上豆粥明且  
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  
武入道傍舍燎衣燎衣也異進麥飯菟肩菟肩與通因渡滹沱河  
還拜偏將軍爲人異爲護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  
多之也多之也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  
詔曰倉卒無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  
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師古云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  
爲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寃千秋上急變師古

列傳  
三十  
六

子事見十八葉太  
子斬江充時矯制  
出武庫兵發長樂  
宮衛卒與丞相劉  
屈整戰故曰子弄  
父兵 本傳教臣  
言下曰是時上頗  
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延大感悟 伐  
閱同閭閻謂家世  
門地師古說文理  
暗昧與上文不類  
字書從師古者非  
本傳千秋爲相  
十二年薨謚曰定  
侯初千秋年老云  
云此省薨謚誤存  
初字  
正義云淮陰城北

告非常故 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  
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名千秋至  
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  
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  
當爲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云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  
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師古  
厭厭迺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而蓐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  
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擊案曰漂水哀之飯信數十日信

列傳  
第四



臨淮水 索隱云 秦末多失國者言 公子王孫尊之也

就此指出跨下亦 通 封侯平故世世不 絕天子尊故不過 五六代 天子下 當有鍾求數代天 子語 百步不顧 亦應至皓而凶與 羊祜鑿基異 葬 于為白鶴處

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豈望報乎蘇林云王孫 如言公子淮陰少年又侮信衆厚信曰師古 云衆  
辱於衆中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兩師古云跨下 兩股之間也信孰視俛  
出跨下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王召漂母  
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云以 耻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  
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我死之 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云就成也 成今日之功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  
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墓地欲得  
世世封侯欲為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司命 星君下山百  
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  
壘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

方術

權為吳大帝亮嗣 權廢為會稽王林 立是為景帝祖和 子皓嗣見世系 肆市鬻之舍

衍多也

兩人對舉為扛

生皓新刻本誤也 從吳志是正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  
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  
日可更來長房早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巖  
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為天所 譴人今  
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  
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  
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

標跡

卷之中

卷之中

四十三



本作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

比當作嘗居大學時與諸生交親既而還鄉諸生為貴人請子訓再來京師以食時發鄉

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我者欲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我先來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詔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去春陵戴候曾孫

列傳第一

更始元年八月遣將攻武關鄧曄應漢兵開關迎之九月三日斬莽首

本紀第四

王莽地皇三年焚崇等聞莽將討已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號赤眉賈妃即賈后給事張泓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蟬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謂族父之子相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衆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宛城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官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變作顏色後赤眉賊入關見殺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庭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綱紀法度也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

票流

卷之六

四十四



物人物也

如吏人在官署則為公事在私家則為私事

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以貨賂得舉故曰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饑死。帝曰。何不食肉糜。無米何不煮肉為粥食之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意無道之君本指先主云籍仍以此所拜答無道還。機捷類如此。機讀如見幾而作之幾權甚異之。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云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皆不敢使役食其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

略謂行而取之。救亂誅暴。謂義兵。沛公用食其之計。先取陳留。因封之廣野。又使食其說者沛公也。非韓信。沛公令信擊齊。食其說齊王下之。令解歷城守。備信怒其功不及。襲齊破之。齊王以為食其欺已烹之。汲黯開倉下卷四十葉

兩女子。洗師古云洗足也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云輟止也延上座。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云憑據也憑軾者。言但乘車而游說不用兵。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二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職比謂者太子出則前驅安文深。文法深刻巧善宦。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通。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舊作魏文明帝世。非也。案文章叙錄云。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云。魏下文。字衍。歷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百一詩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云云所古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管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數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知

游俠傳

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

百一詩以諷焉詩名百一義取百處有一失其略曰前者隨官去隨官也有人適我問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枯魚乾也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中故曰三入承明廬謂天子處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諸合言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沈靜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云陰賊陰懷賊害之意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臧命臧與藏通師古云命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軹有儒生譏解實不知殺者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師古云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

同上

晉灼曰輓輓扼也輓牛小牛詳于上卷三十七葉季布一諾注

列傳三十一

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

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立秋以金代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師古謂不稱顯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救也家亡餘財衣不兼采無美衣食不重味乘不過輓牛師古輓重挽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與要通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注嬰繫也扞禦鈔盜與鈔同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票疏

卷之中

四十六



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臘獵也田獵取獸以祭先祖

繫歸家徒繫囚被繫於獄者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會誓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也斷死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麇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謂范去而事智伯智伯

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

伯漆其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也或以為威酒器非也董份云死骨人所諱者何以威酒乎

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

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

刺客

范氏中行氏謂范吉射與荀寅也二氏與趙氏相惡故趙世家多合言二氏范智食邑名中行官名三家本皆荀氏

宣公二年

靈公不君見上卷五十一葉靈輒扶輪注

有趙宣子名

又漆身為厲厲讀曰癩吞炭為啞啞病也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

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使曰子事范中行氏智

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

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

遇我注國士名者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

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

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杜注失君道也厚斂以雕牆厚賦斂于民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宰夫

烹者胹煮也獸掌曰蹯寘諸畚婦人載過朝杜注畚以草索為之之

使婦人載盾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杜注鉏麇

標流

靈公不君見上卷

卷之中

四十七



晨往寢門開矣。威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注不解麈尾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逢髮飲酒。蓬蓬亂不以王務嬰心。嬰猶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金貂侍中冠也。加黃金瑣附。彈劾窮也。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者。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屏蔽也。餘兩小簾。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量與網同。雙履也。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

列傳十九

咸補始平太守事見上卷二十葉

卷二

祖遜。晉江下卷四十六葉。遜之子。當作弟。明帝時王敦犯關。歷陽內史蘇峻入衛有功。至咸帝時。舉兵反。進犯關。石勒見前

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遜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見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占弟所在。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向者所放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



卷五 觀星察氣

慈意謂操多慈不能學道故怒知設毒酒故乞分飲一杯之酒以窮操

日按神仙傳作五百歲能坐在立止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方服松脂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舊本稍穴重今從神仙傳是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六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也推日逆知吉凶以窮日類是也癸亥為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行厨隨酒饌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名之閱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

操畏毒未即飲慈得神術毒不能毒故乞自飲

向各分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俯仰之狀舊本脫今補欲落不落一坐矚自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沈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繪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錦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續紛亂貌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

使者聞增錦之命作報書托慈以達于操陶潛歸去下卷三十一葉太元孝武帝太康年中事相距九十年餘漁人名曰黃道真續紛亂貌



田間之路南北曰  
阡東西曰陌非街  
巷

歎人世變更

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  
 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怡然自樂。黃髮。老人  
垂髻。童子。  
 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  
 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慨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  
 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郊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  
 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糧盡  
罷困。

既望山頭有樹復  
望見蔓菁菜從  
山澗流出。屑者  
餒餘飯粒

金 銀 琉璃  
車渠 碼碯 玻  
璃 真珠

箋三字可削

票流

齊生蒙才本

卷之中

五十一

食桃。乃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洗足。曰洗。望見蔓菁菜  
 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  
 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  
 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即等來。何晚。因  
 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  
 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  
 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十客。數十。將三五。桃至云。來慶  
 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  
 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  
 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半年。不自為  
 知。經人間二。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福。  
 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



劉阮下脫曰字

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  
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  
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  
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

落水閣道棧道也險絕之處旁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

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

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

所不受投鼻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

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袁劉兼褚淵同受宋

慕宋心表劉謀誅道成淵以其謀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

列傳十八

自永平十八年至  
大康八年二百十  
三年

僧虔儉之叔父  
超宗靈運孫

勿主世系所載帝  
昱

以褚淵為吏部吏  
部主選舉故人求  
官相啓謂許上

道成執昱及順帝

冀位 宋巨貳於

齊汚名節 祭子表

最以身衛祭僧靜

直進所之

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

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枯與檜同終當任人家國事

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

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

父有牛墮并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

謂曰可容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

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

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

尚書令歸心齊高帝成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識之

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淵告謀

戴僧靜攻祭石祭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彥節於高

帝死其事是時道成已封齊公進爵齊王朝臣皆附歸

標疏

齊注蒙求校本

卷之中

五十一



石崇再出

李倫錦障

春申珠履

石崇再出  
以翡翠羽為飾  
靡奢麗也 愷琇  
共王室外戚 飴  
相通粉米藥汁蓋  
鉛之不稠膠者煮  
物以此代水 網  
目集覽步障今星  
愚是也小竹文  
結為之衣以布或  
帛可舒可卷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  
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  
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貴貴猶量也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紈細密也珥金翠珥耳飾也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  
相尚愷以銘澳金澳當作澳廣韻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  
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  
椒椒胡椒也漢官儀皇后宮愷用赤石脂赤石脂藥名武  
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扶疏大曰枝  
盛貌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  
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

列傳十八

傾奪謂誇侈陳子昂詩傾奪相夸侈

后妃傳

昭謹出守幽州

票流

魏志文昭甄皇后

魏文帝

文帝

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  
自失恍然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  
楚為璫瑁簪璫瑁屬甲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法請命求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奔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魏文帝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  
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冀州表文帝納后於  
鄴魏略曰鄴城破鄴城紹所居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



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也。持  
 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  
 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數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  
 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  
 中。眾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  
 作輸作徒刑也。輸輸送之役。作土功之役。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  
 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  
 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  
 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  
 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莫知所適。常乘羊車。以羊  
 車恣

后妃

擣蒲有數種。呼盧呼雉。以紅黑點為  
 輸贏者。是一種書  
 言故事引擣蒲經  
 云。凡近關及後一  
 子謂之甄。近關及  
 前一子謂之拋。落  
 拋。甄非貴米。不能

列傳

出凡一馬打一馬  
 如遇六馬則一馬  
 可踏六馬是一種  
 晉武之博。今不可  
 考。或曰。於局之北  
 胡嬪打帝馬於局  
 之西。不使帝打已  
 馬。假名將之姓。誇  
 其技。以對將種之  
 言。帝慙其技之不  
 及  
 數馬之對。當作點  
 樹

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洒地。而引  
 帝車。羊好食竹葉。尤好鹽。以鹽汁洒地。羊遇之。舐地不去。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  
 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  
 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  
 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  
 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皆以馴行  
 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云。馴順也。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云。凡。總計也。總計父子五  
 人。二千石。號奮。武帝時。為太僕。御出車。而上問車中幾  
 奮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車。而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



本傳上文云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大傅

平帝加莽為宰衡註曰周公為太宰伊尹為何衡故采此說以尊之

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師古云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言已繕事書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師古云奸求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水也晉灼云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師古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自然合杖制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為太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純一質素 世事謂奔走於利欲寇害相繼謂賊民蜂起

帝子 使謂體輕足捷攀樹跳巖秦氏曰濟度也跋涉勝地也一云濟成勝情也許由一瓢上卷五十葉方曰筐圓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知言謂知是理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勝情愛勝地有濟勝之具濟勝之具便登陟即足也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遺贈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由隱于箕山許曰筐筐苞苴固當輕

標 統

卷之十

五十五



曰篚妻曰苞藉曰  
直以姓同詰  
優者字梅

休居幸也兩立不  
幸也謂不幸為幸  
所以為滑稽註幸  
為節愚說 秦在  
關西故曰冠從東  
方來  
蕩上叶漆室亦叶

於天下之寶篚篚苞苞直謂諸侯之今本無載

優梅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梅秦倡侏儒也索隱云倡侏儒短小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  
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秦有陛楯即旗  
哀之謂曰汝欲休乎也休庇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  
大呼曰陛楯即曰諾優梅曰汝雖長何益長身材幸雨  
立幸為節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  
大苑囿梅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  
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梅曰佳哉漆  
城蕩蕩冠來不能生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凡  
新髮物露於外則液流必入之蔭室而乾二世笑而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天部謂分部二十八宿為中距度巴

律曆

落下氏轉歷之法。班史之文簡奧。後世起大疑獄。近膳所黑田氏。倒  
置與長相終二句。加小終大終之文。以成其義。然原文錯脫。至於如  
此。亦可疑焉。今就律歷志中。摘可備參考者。列左。

○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略故為黃鐘其實  
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箋註所引孟康圍九分乘長律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略拜天地終數為十九。天終於九地終於十

○統母日法八十一。孟康曰八  
○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  
法乘日法。得統法。章乘九同數○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

法乘日法。得統法。章乘九同數○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

法乘日法。得統法。章乘九同數○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

律曆

卷之四

五十五

五十五



元法

余忘固陋因舊史文施註解如左

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九寸乘則一日之分也法為日與長相終謂長相與  
乘律長九寸百七十一九寸乘終數十九年分而終復謂一日之分  
數十統也復法千五百三十九年三復而得甲子復法乘三得元法  
復即十統也蓋唐氏落下氏家言夫律陰陽九六陰律黃鐘九寸又象所從出也法蓋  
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夫律陰陽九六陰律林鐘六寸又象所從出也  
以四攝著過攝四九三十六為老陽故陽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  
曰九過攝四六二十四為老陰故陰爻曰六  
一元氣候之首起于甲子朔旦冬至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黃鐘之律而始終循環不離九數

列四十傳 二兩 附 龠 傳 逆民

又按水律積法徑  
三步自乘再乘長  
九寸得圓徑壹步  
長壹步者八百十  
箇此一箇之積也  
以十箇為一寸則  
亦可謂之八十一  
寸也但長自乘及  
圓乘長合八十一  
數偶然爾倘長或  
徑有一毫增損則  
不與實積合

中和謂不過激而  
與流俗和非中庸  
之中和一

郡落下閔與焉師古云姓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

以律起歷此先是有顓頊歷於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

一日之分也黃鐘律長九寸圓九分以與長相終律長九

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

象所從出也陽爻曰九陰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法也莫

不取法焉其輕重長短多少於律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父漢以清行徵養志自修為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

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

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損益之為卦

標流 卷之四 五十一



上益下在下則損下益上而後无咎遠害欲富則自益欲貴則居高與損益卦反矣而以无咎遠害論則富不如貧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娶男子既既嫁女子救斷家事勿相關我當如死後遂肆意遊五嶽名山嶽東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樂工

消亦平公時人

慎子慎到所著或曰離朱黃帝時人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律聲合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君耻之至師消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謂離朱孟子所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列傳六十

琨當作鯤前後數見

列傳三十

壻垣同奴過切又而緣切

葉 邳都蒼鷹上卷四

卷五

後漢順帝

樂 流

後漢順帝

卷之中

五十六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快快情不滿足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壻地為宮壻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游地也上徵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解見于表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師古云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簿書罪狀文簿次策一一責之令其對辭也中尉邳都簿責訊王王問王恐自殺葬藍田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樂巴喫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樂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正月朔百官朝賀



治鬼謂驅使疫鬼

巴獨後到頗有醉色又飲酒望西南巽之舊本又飲作不作又飲今據是正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為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書列傳第七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曰越日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王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頤領也捧其手則舞

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瞬動目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刻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傭書受雇寫文字也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追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授疏

箋詩蒙求校本

卷之中

五

雄仕京師稱君平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師古云。裁與得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解。見于前。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風姿解。見于前。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婿。玉潤。

列傳第六

衛玠再出瓘上卷再出濟亦數見

列傳十三

女字太初太初日月上卷三十四葉

今諸子造廣執謂王衍數見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鬢黑髮也。漢武故事。上見其美髮悅之。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謳者。武帝被霸上。被。除災求福也。孟康曰。如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以坐者皆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尚主也。軒中得幸。師云。軒謂軒車。即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主車。主拊其背。

平陽公主事詳六十四葉衛青拜幕注師古曰時於軒中侍帝權主衣裳本傳曰帝還坐驪甚賜公主千金主

西京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傳 威

因妻子夫 奏進也 言長安者別 甘泉等諸官也 本傳官人下脫子 字父趙臨與官人 姦生飛燕故不舉 後許后之廢 有帝 欲立飛燕太后 其出微事 本 傳皆無字下 曰末 年定陶王來朝王 祖母傅太后私賂 趙后定陶王竟為 太子明年帝暴崩 帝素強無疾晨欲 起因失衣不能言 茅坤曰帝暴崩 必以多慾也昭儀 焉得有毒殺

曰行矣師古云拊謂摩循也強飯勉之師古云官人者即貴願無相忘後 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房太遭巫蠱事起巫蠱 解見于丙吉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誅發兵太子敗亡而兵敗 走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師古云官人者 省中侍使官人 婢也初生父母不舉死任其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 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以其體 輕故名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 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 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弟女弟也婕妤 昭儀皆女官名姊弟顯 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 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哀帝為太子 頗得趙后力故也 舊本此下有衍文今據傳刪除西京 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

卷十

列傳 十九

詳說引搜神記曰 酒家姓名狄希 曰酤曰與玄石非 飲於酒家且飲於 酒家則無忘言之 理 節度謂應其 人之酒量有節限 分度也若飲與他 酒同量則為千日 醉然本是寓言宜 不費解說 君父與路人齊禽 獸草木與人齊 焉欲酒也

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 王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湎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 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醉節度謂歸家 千日而醒而家人不知以為死 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 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 石飲酒一醉千日題曰沈湎沈 湎於酒也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 為心常乘鹿車鹿車解見于 范舟生塵下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 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毀 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攝持宜斷之伶曰



名醒聽叶

太始武帝年號

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  
 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十斗五斗解醒醒酒未  
飲五斗醒更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銜肉頽然復醉頽  
醉倒貌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攘袂出臂  
也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小言體如雞肋之其人笑而  
 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  
 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調選伶獨以無  
 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覽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  
 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覽  
 者繫散行汲覽跛也繫散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覽

列傳十六

復息篇

點火謂上

君賜酒感其恩醉而懼為敬

說苑怪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乎

精疏

楚莊王

卷之四

六十一

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臣不幸有罷瘞之病罷瘞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而君之  
 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  
 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覽者以為愛  
 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覽者門謝焉後乃  
 復來向者引去客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  
 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援接趣火來上趣促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  
 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群臣百餘  
 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懼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







標政

笑而不言時人謂頽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

倫所害

卷之四

傳第 二十

除待郎漢獻帝時事董卓之亂為不足進而任用亦不足退而放逐歸曹操楊修見前陳琳書檄下卷六十七葉徐幹應瑒蒙求不載劉楨平視見前楊修華陰人鄰京兆故曰上京詳說云太尉子故曰上京難信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不揚曰寢貌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州也孔璋鷹揚於河朔州為表紹典文章偉長擅名於青土徐偉長居北州也故公幹振藻於海隅寧陽邊齊故曰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許都故曰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江中銜珠以報之稱靈蛇珠又號隋侯珠之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

第十 九

兄文帝未即位時稱東阿王太和六年二月封陳四縣為陳王思謚又見下卷六十三葉陳思七步注

列傳 四十 六

遷上略文

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師古云摘謂動發之也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師古云稱美其德不能容也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

標流

箋注蒙求校本

卷之中

六十三



有請求者納賂於吏受取之為贓罪一禽黍重十

食貨志

不用籌算師古說巨從謂巧為貨殖聚斂之計耳東郭姓咸陽名齊之大醫監孔僅南陽大治二人為大農丞弘羊拜大夫

於吏職尤善為鈞距以得事情毛氏曰鈞距如鈞之有使入其中不能出鈞索隱情也鈞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

間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

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願代廣漢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心計不用籌算年十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

秋毫析分也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列傳二十五

索隱云媼婦人老少通稱衛后傳

曰子夫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子夫為后

長君既死乃以青為將軍五十九葉衛后髮鬢注併

索隱云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衛媼長子名更字

長君長女名君孺為公孫賀妻少兒後改為陳掌妻

同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云壽姓曹為平陽侯李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云媼者婢妾之通稱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謂假稱給事建章建章宮中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名山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

票

衛青傳

卷之四

七十四



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今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有氣敢往索隱云果敢任氣

列傳十一

呂祿呂后兄子

周勃織薄下卷六十葉

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太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久少言不泄有氣敢往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漢興天下既定雖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紹祿祿信之寄說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之兵留此為大臣所疑何不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

高祖本紀

以黃繒為蓋屋

列傳十四

知識度量 易曰夫坤墮然示人簡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詐楚可以間出師古云間出投間隙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也雉尾為之在乘輿車衡左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見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袒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墮然墮順貌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末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脫或然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

票流

卷之四

紀信

十一



山濤識量上卷二  
十九葉魏舒堂  
下卷五十七葉

成公十八年

周子厲公子時在京師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魏文帝器重之曰魏舒堂仕至汝南內史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晉弒厲公逆周子于京師周子少有才周子有兄而不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徐廣云躡草履也簦長柄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二十兩為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兩為一斤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列傳十八

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子

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笈書箱也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新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瓘亦位三公故稱公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種賢一也多子二也容美三也色白四也身長五也是為五可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皇后楊氏荀及之顏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聞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

后妃傳一

充瓘數見

荀勗蒙求不載荀勗音律上卷四十七葉  
楊皇后父楊駿為太尉抑賈后威權賈后構以謀反殺之廢楊太后為庶人



亮宣帝第四子  
璘武帝第五子  
三十九葉潘岳望  
塵注併見

下篇

子廢謝氏賈后廢之

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太子廢之

六十六

齊金屑酒賜死故眾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官廢之矯詔

書泰誓曰商王受斲朝涉之脛斲斬也商王冬月見朝涉

之通雅云尚書皆作商王受之誥也剖賢人之心比于忠諫紂怒

而觀其心紂剖

而觀其心紂剖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中

附官職考略

○光祿勳秦有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大膳○大鴻臚周官

及歸義蠻夷漢改為鴻臚○玄蕃頭○龍驤將軍與驃騎伏波等

任之○撫軍大將軍同上魏武帝始○駙馬都尉漢武帝始○宰相

官主者○太僕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宰相周公位冢宰相

之稱○特進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宰相成王故有宰相

儀視○捷行稱女官健言接爵幸於上也○昭

衣○越騎校尉校尉禁兵既見上卷○治中治中從事居中外○征

虞將軍○太子太傅掌輔導太子○典屬國秦官掌

者○秘書丞漢獻帝置秘書丞○議曹郡主謀議官○水衡

都尉○軍師中郎將掌帥師征○治粟都尉司農

主稅助○左徒左右拾遺之類○折衝將軍詳始子何世○安東

言職考各

卷之主之文下

卷之十

卷之十







